

访谈录

◀（上接 5 版）

photography)，这些照片重复曝光，将两张洗为一张，报刊上刊登了很多，滑稽影片里可以看到这种以“托里克”(trick)拍摄法达成的画面。也有很多人在照相馆拍“二我图”或“分身像”，把照片洗为明信片，再寄给朋友。

文汇报：当时像“游戏照”这样有趣的例子应该有很多？

雷勤风：对，大世界的历史也很有趣，当时的大老板黄楚九造大世界，不是为了娱乐取悦观众，而是为了他的种种补品补药做广告。换句话说，他用喜剧作为自己推销的工具。他会请很多杂耍演员、唱京戏的、唱评弹的，但是他的兴趣主要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满足观众的趣味，让观众看到他的广告。这是笑的使用性的体现。很多人想到上海，第一个就想到大世界，觉得那是非去不可的地方。有不少人曾经研究过这种机构，我们知道 1930 年代，大世界被青帮没收，黄楚九破产，所以到了 1930 年代末，良家妇女不敢进大世界。但是奇特的是，到了 1940 年代末 1950 年代，参观大世界的人次大大提高了，到了新中国以后，大世界进行了改良，赶走了妓女，改头换面，成为政府改造后供大众游玩的场所。

用幽默来鼓励中国的世界主义

文汇报：作为一个幽默的专家，您觉得中国的喜剧、笑的文学和西方做比较，有什么共性，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？

雷勤风：现在大部分学者都想打破中国和西方的二分法，比较强调流传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没有中心，或者有几个中心点，各种文本和思想通过报刊、电影、广播等不同管道四处流通。中国在近代清末民初之时，大部分做喜剧性文章的报人和作家的视野是国际性的。叶浅予画连环漫画《王先生与小陈》时，看了大量的国外漫画杂志，英国的《笨拙》(Punch)，美国的《纽约客》(New Yorker)等等。他不仅熟悉国外进口的杂志，也对上海本地的外文报刊，比如《北华捷报》(North China Herald)上的漫画很有了解。所以他们拥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全球观。他们有一种民主的态度，什么好笑他们都会纳入创作，这让我对中国喜剧文化有了新的看法。

当我们谈论纯文学时，这

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理想化和纯粹的。那么谈到喜剧文化时，是否有一个纯粹的喜剧文化呢？我认为至少在当时是没有的。所以当大家问中国人的幽默感何在、如何定义之时，我觉得这种设问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一种国民性的、单一的幽默感。特别到了清末民初，喜剧文化变得特别杂。这种多样性反而是当时喜剧文化的重要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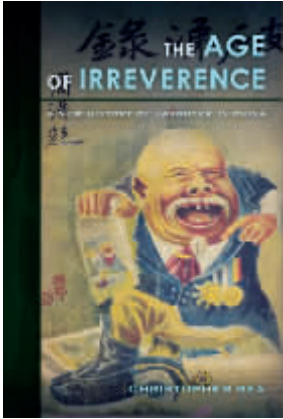
文汇报：林语堂从英语特意翻译了“幽默”一词，这与以前所提的笑话、游戏、滑稽等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？是否可以说他发明了一种笑的形式，或者从西方借鉴了一种笑的形式？

雷勤风：大部分人写现代中国幽默史，会从林语堂开始，他于 1924 年发明的“幽默”这个词也使用到现在，影响很大。但当时的刊物《论语》半月刊关于幽默的论述非常杂糅，它刊登理论性的文章，比如《论幽默》就有好几篇，不光有林语堂的名作，也有其他来自中国、西班牙、美国的种种关于幽默的理论。此外，幽默文学作品也很多样化。《论语》半月刊中也会刊登传统上被认为是滑稽或是游戏文字的文章。

但是，我想最出众和引人注目的文类是小品文。林语堂的一部分功劳就是将这种晚明文人的文学传统移植到了民国，改变加工，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的新文类。幽默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化表现，有几点有趣的地方。一个是在语言层面，林语堂认为滑稽是过时的。他觉得这就是一种老旧的东西，他有一次将“滑稽”翻译为“trying to be funny”(试着搞笑)，不是好笑，而是故意引人发笑，逼人强笑，让人感觉做作。但后来他也使用“滑稽幽默”这样的说法，将“滑稽”和“幽默”放在一起使用。所以，虽然有的人觉得他是要用幽默来替代滑稽，但事实上他要把两者融为一体，他的表述并不是先后一致的。

我认为林语堂提出“幽默”这个词，是要打破中文语境中的困境。他认为如果只用现成的词汇，大家会误会他所提出的趣味。对幽默来说，趣味性是相当重要的。林语堂的幽默风可以算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的趣味。更进一步，他要提倡一种人生的态度：你要有开放、开明、同情的心态。这不是纯粹的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，这是普遍的关乎人类的基本态度。换句话说，他要用幽默来鼓励国民用一种国际化的、全球性的视野了解自己和当前的状况。

文汇报：但有的时候我们发



《不敬的时代：中国新笑史》(加州大学出版社,2015)

现各国的笑话有巨大的不同，文化差异使得大家对于“笑点”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。

雷勤风：中文语境里的双关语、谐音特别多，非常丰富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我也特别欣赏。去年不是猴年吗？一百年前可以算是猿年，中国的漫画家经常借袁世凯的姓，把民国总统画成猿猴。

中国和外国笑话的一个很大的共同点是，绝大部分的笑话都很无聊，只有少数好笑，这是我几年来研究的结论之一。不过，我想好笑不好笑的标准是随着时代变化的。比方说，现在，很多人不会觉得嘲笑哑巴和瞎子是合适的事情，就算觉得好笑也不会在朋友间承认，因为这种笑话太残忍，有歧视残疾人的意思。民国的笑话集里却有很多这类笑话。所以比起中外笑点的不同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不同。我想中国的年轻人看晚清民国的笑话也不会觉得好笑。那些对当时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讽刺，除非有相当的背景，否则不会觉得有什么特色。比如他们也许完全不知道某个笑话讽刺的官员是谁。他们对那些典故并不熟悉，所以笑不出来。总而言之，比起中西方的差异，如何在历史语境下理解笑话是更关键的问题。

文汇报：您提到笑是一种普遍性的概念，它和世界主义、全球化有紧密的联系。在这本书之前，您主编过关于文学的世界主义以及“文化企业家”(cultural entrepreneur)方面的研究著作。这些人和概念是如何影响了您对笑史的研究？

雷勤风：传统上对笑有种偏见叫“卖笑”，妓女对人卖笑只为赚钱。有的人把这个说法加到林语堂和其他 1930 年代的幽默家头上，说他们都是卖笑者。我觉得这种说法和文化企业家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。因为搞幽默的人，对市场、观众和听众有一定的把握和意识。

我想到“文化企业家”这样的概念基本出于对滑稽家徐卓

呆的研究。他什么事都做：学体育、创办体操学校、办剧团、做实业、写广告、做广播、录唱片、拍电影等等。他的兴趣很广，对种种文化类型和媒体具有相当好奇而开放的态度。徐卓呆在小说界以滑稽小说闻名，也写过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。原来他还有个“李阿毛博士”信箱，在报纸上为读者解答生活里的问题。这个人物很受欢迎，徐卓呆将他改编成一系列电影和小说。所以他不单纯是个作家，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企业家。

文汇报：从文学的角度来说，接受美学曾经提出，作家不应该关注和满足读者需求，甚至好的作品需要反其道而行之。那么这些笑话、滑稽和游戏文章，它们的文学性是否就会弱一些？

雷勤风：我在书中对每一种文章做美学上的分析：它的美感是什么、吸引力何在等等。我见过的绝大部分当代作家，特别是中国作家，都说他们不考虑读者的需求，只为自己写作，作品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灵感。但这其实也是一种市场意识。他们知道必须出于自己的灵感才可以被视为艺术家。连李白和杜甫也不是完全为自己写作，他们也考虑语言和形式上的需求和可能性，律诗、绝句的体裁并非百分之百由他们自己决定；我们要认识前例才可以了解创新。有些幽默作品走极端方向，为了吸引最多人注意而媚俗，这是所谓下流论述。我看的东西有的是这样，有的却让我们发现看似截然不同的现象其实有相似之处，还有的以巧妙的手法让我们发现普遍现象所隐藏的原理。

诈骗故事和武侠小说有共同点

文汇报：请问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？

雷勤风：《新笑史》所叙述的幽默在 1933 年的“幽默年”告一段落。这也是我提出的一种新的断代法，讨论笑史需要跟着笑的时间线走，随着游戏、滑稽、幽默的变迁走，而不是跟着其他现成的历史转折点走。我接下去会准备写新笑史的续集，从 1930 年代谈论到 1950 年代“新中国”的幽默。

文汇报：您还在着手做骗史的研究，是怎么想到这个课题的？

雷勤风：今年 8 月我与同事阮思德(Bruce Rusk)教授合译的《杜骗新书》选集会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《杜骗新书》是明朝张应俞的著作，讲述晚明

的各类骗局。目前我还在收集材料，这是我下一个课题。

在《新笑史》的研究中我发现 1920—1930 年代滑稽小说的主人公很多是骗子和善于恶作剧的人。清末民初有很多骗子，上海这个最现代化的城市也充满了骗子，甚至有人写了《上海之骗术世界》这类的书籍。大都市中有很多陷阱，不仅蒙骗外地人，也骗本地人。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起码有几十种这类的作品。所以骗局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文类，事实上也有很多以骗局为题材的作品。有的是小说，有的是城市指南，有的是散文或者戏剧。这些作品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后散见各处。

1950 年代也出了一批关于骗子的书。有些是国内的骗子，有些是外国骗子，特别是以美国人为主人公的故事，比如《原



讽刺袁世凯“组织内阁”的漫画，《民权报》(1912.8)

子骗大王：雷诺》(1951)。除此之外，也有很多地方戏和话剧，比如老舍的《西望长安》是由一个真实诈骗案改编而成的。同时，在 1950 年代较为紧张的文化环境之下，作家也得改头换面。比如程小青在民国时期是侦探小说大王，到了新中国就开始写“反特惊险小说”。这也是文体的转型，非常值得研究。在古典文学传统里也有很多关于骗子和骗局的描写。我打算把晚明和清朝作为两个重点。比如《杜骗新书》就是个鲜明的例子。它和“江湖”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。大家想到江湖第一想到武侠小说，但这也是骗子活动的范围。诈骗故事和武侠小说的共同点是：你不知道对方是谁，直到武器亮出来之后，你才知道那位好汉的身份，只有受人骗之后，你才能发现那位江湖郎中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“诈骗”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题材，我希望从中点出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的一些新的脉络。■